

戴季陶的日语学习法及对现代日语教学的启示

孔颖¹

摘要: 戴季陶日语水平精湛,是孙中山的首席日语翻译。他通过多读熟读,突破日语学习中母语干扰的瓶颈,达到听说读写译均自由无碍的境界。他认为“盖口与耳,实重要过于目也”,启示了现代日语教学中诵读法的重要性,即,诵读法是变外语学习为母语学习的关键。

关键词: 戴季陶; 日语学习; 诵读法

一、引言

戴季陶(1891-1949),中国国民党元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研究者之一。1905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大学(前身为日本法律学校)读法学科,1909年归国后担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兼日语翻译,与日本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均有广泛联系,著有《日本论》,可谓是近代中国史上一流的日本通。

关于戴季陶的传记、专著、论文汗牛充栋,但未见有从日语学习角度来写的论文。张玉萍的力作《戴季陶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与本论相关,但主要阐述在近代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戴季陶的日本观从期待到幻灭的变迁。直接与本论相关的唯有李运博在其专著《近代汉日词汇交流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中从词汇角度阐述“戴季陶对日语的认知及评价”,仅三页篇幅。因此本文主要依据戴季陶自述《余之读书记》一文,从其早年学习日语经历来思考对现代日语教学的启示。

二、孙中山的首席日语翻译

1902年,长兄戴传薪来到成都,在东文学堂任干事,将11岁戴季陶送入同在成都的东游预备学校,开始接触日语。学日文约一年,已略可直接读书听讲。²

1903年,戴季陶进入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当时任翻译者,为留学不满三年,且未毕业的中学生,往往误译,戴即为纠正,有时翻译请假,或迟来,戴亦为之代课。加上聪明好学,于是深

* 2015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近代中国文人的日语学习法在现代日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编号Y201534535。

¹ 孔颖,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²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新亚细亚》,1933年,第5卷第4期,125、129页。

得日本教习小西三七的喜爱。当时创立川北中学，请小西任理科讲师。经小西力荐，年仅 13 岁的戴季陶被正式聘为翻译，月薪 14 元，在当时就连举人和进士也难得到如此高薪。³

1907 年秋入日本大学法科肄业，该校为东京有名六私立大学之一，校长为松冈康毅，居住东京麹町松滨馆。留学生说日语，在隔室听之不知是中国人者，同学中不过三数人，戴季陶称第一，日语流利。⁴

1908 年，在日留学生极一时之盛，万人以上，仅有一留学生会馆，人多而非常散漫。日本大学之中国留学生，计有一千余人，而无组织。于是戴倡议发起组织同学会。开幕之日，到会达二千人，日本文部省、中国大使馆皆有人参加，日大校长及教授多数出席，日本同学亦来观礼。大会主席戴季陶以成都语与流利之日本语致开幕辞，博得全场中日人士鼓掌。公推时年 17 岁的戴季陶任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⁵

留学期间，戴季陶喜写日文小品或小说，他的小说常用“散红生”笔名，发表于日本新闻杂志。⁶

1913 年年仅 22 岁的戴季陶，陪同孙中山访日期间参与了所有的讲演、宴会、访问、谈判等活动，还与前首相桂太郎、前外相加藤高明、新首相山本权兵卫、新外相牧野伸显、参谋总长长谷川好道、原递信大臣后藤新平、东京市长阪谷芳郎、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寺尾亨、政治家头山满、实业家梅屋庄吉等重要人士进行了直接的接触和交流。⁷孙中山与三次成为日本首相的桂太郎进行了长达 15 个小时以上的秘密会谈，戴季陶从始至终担任翻译及记录，在场者只此三人。戴季陶自述，“民国二年的春天，总理中山先生特地访问日本。那时我随从总理作秘书。在日本六十天的当中，一切演讲、宴会、访问、交涉，事事参与。……那一年在东京四十天的当中，最值得我们记忆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会见。……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⁸

胡汉民曾引用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的话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更好。”⁹

³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新亚细亚》，1933 年，第 5 卷第 4 期，129 页。

⁴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 年，12 页。

⁵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 年，13 页。

⁶ 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 年，15 页。

⁷ 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309-322 页。

⁸ 钟叔河主编；戴季陶，蒋百里著：《日本论 外一种》。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110 页。

⁹ 钟叔河主编；戴季陶，蒋百里著：《日本论 外一种》。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胡汉民：《序》，2 页。

戴季陶曾用日语写政论，刊登在日本杂志。如，“国家精神より見たる支那”刊登在1914年的《国家及国家学》第2卷第5号。编者按中介绍作者戴季陶“能文达识，盛名传遍海之东西，且精通日语，……请看其以言文一致所写日语文章是如何之熟练”。¹⁰

戴季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介绍者”。据张玉萍的考证，考茨基著、高阜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于1919年5月在日本出版，同年11月戴季陶便译成中文发表，最早将马克思经济学介绍到中国。翌年还根据日译本重译了威廉·里布列希所著的《马克思传》。¹¹

由上可见戴季陶的日语听说读写水平极高，并不局限于日常日语会话，而是含括军政经学界及外交等多个领域。

三、戴季陶的日语学习法

戴季陶之所以日语学得好，他自己评述道：“盖幼年习语，至易进步，而余于语言文字之学，又性近而好之也”，此外颇得两位日本教习“指示之益”。¹²

一位是东文学堂教习服部操。服部氏为早稻田大学文学士，其父为知名之汉学家，任成城中学教员，以此因缘受聘来成都。汉文之根底既深，而有语学天才，故到未及一年，居然能以中国语授课。戴初学日文时所用教本，为服部先生所编之混合教法，以文法、会话、读本，合成一气。

另一位小西三七，任通省师范教习，亦在客籍学堂担任物理化学，素喜戴之聪明好学。1904年戴季陶因开罪学堂监督被开除，且勒令全省各校不得收录。在无学可读的困境下，小西遂让戴移住于彼之书斋，每日亲授以物理化学，进步自较平常为速。

“是时年龄既幼，而又喜与日本教习交谈，虽学习不过二年，而后来日本时，说话听讲，便已不成十分困难。”但是戴季陶初到日本，仍然自觉日语不得自在，其最大障碍就是运用日语时仍旧保持中文思维惯性。“说话时最先之腹案，与听话时最后之领悟，均系中语。如此者，只可叫作自己翻译，并非真能直接运用也。因是之故，凡听说读，均既迟而又辛苦。”¹³

戴季陶幸得一日本教习传授每日诵读日报的秘诀，日语水平得以突飞猛进。“其时有一教习告我云，余昔年往欧洲留学，极感语言文字不能自由之苦。后一先生教我一法，行之一年，忽然贯通，听说读作，均自由无碍。文法应用之错误，亦逐渐减少，终至于无。即每晨日报送来时，便将其社论及小说各一篇，完全读过，不必问其了解与否，若遇生字，有暇则一翻字典，无暇则并此亦可不必。惟读时必须出声，音调须努力模仿外国人。此一秘诀，余亦得诸精通语学之名

¹⁰ 张玉萍：《戴季陶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95-96页、32页。

¹¹ 同上，137-138页。

¹²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新亚细亚》，1933年，第5卷第4期，125-130页。本节均引自该文。

¹³ 同上，130页。

师，谓只此为学外国文字语言之最良方法。苦读文法，最辛苦而无用。读书，则难得最适用之佳本，且不易有恒。均不若此法之有效。”¹⁴

戴季陶照此方法日日诵读，从初觉辛苦信口读过不解其意，到眼熟口顺辛苦大减，再到眼口俱顺随读随解无需中文思维翻译，半年之后突破听力，一听即懂不待思索，继而持续用功，最终达到听说读作均能自由，语法自然无误。“余觉此事，并不大苦，且每日新闻纸，总须阅览，不过略变其方法耳。初时颇觉费力，且信口读过，意义竟不能解。渐渐眼熟口顺，辛苦大减。又进则耳力亦随眼口而同时俱顺，随读随解，不必再如往日之须自己翻译矣。半年以后，旁人读书，亦便一听即懂，无待思索。是时大喜过望，继续不改，终至听说读作均能自由。而国人于日本文最感困难、容易错误之动词语尾变化，亦自然随意应用，便合文法，其语文之分别，亦便自然明了。”¹⁵

此外，戴季陶同时采用熟读法。“其后读芦花著《自然与人生》一册，全部熟读暗诵。读兼好法师之徒然草、紫式部之枕之草纸，选读谣曲中之思清词雅者若干篇，共计近古文词，所读不满十册，但求其能熟诵，一如幼时读国文，于是说话作文均感进步。”¹⁶

由上可知，戴季陶采用多读报章和熟读经典二法，双管齐下。他认为：“后来为总理作演说翻译、以及自己演说，皆得力于此。可见语言文字之学，熟读多读，两者皆属必要。”¹⁷

四、戴季陶的日语学习法对现代日语教学的启示

戴季陶所谓熟读多读的日语学习法，其实仿效传统国学诵读法，即中国古代私塾先生最主要的启蒙教学法。“蒙馆之先生，永不为学生讲解字义明理。但此种教授法之下，……只是到一时期，忽然开悟，觉一通百通，一能百能耳。至于诗词歌赋等词章之学，尤以熟读多读为秘诀。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戴幼年读书，粗得读书门径，完全赖此诵读法。

（一）诵读法是变外语学习为母语学习的关键

心理语言学认为：人们的第一语言的获得，叫做语言习得，是在幼儿时期随着周围环境的作用下自然获得，而把需要在正式场合(如课堂)里进行的第二语言的学习称为语言学习。语言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复杂系统，儿童要习得语言就必须把这些规则“内化”。这种“内化”在大脑中的记忆是儿童理解和产生语言的基础，在这种“内化”过程中，儿童还不断地使用语言“外化”，“外化”并不是对语言机械的模仿，而是创造性的使用语言。儿童的语言就是在不断“内化—外化”的言语实践中快速习得的。语言学习则与此不同，往往会受到母语干扰。

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的区别，即母语习得和外语学习的区别。诵读法之所以在戴季陶的日语

¹⁴ 同上，130页。

¹⁵ 同上，130页。

¹⁶ 同上，131页。

¹⁷ 同上，131页。

学习中发挥神效，原因就是通过诵读法变第二语言学习为第一语言习得。诵读符合言语习得的心理规律，是“内化—外化”的语言习得实践活动。

现代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揭示诵读的功能原理提供了一些极为有益的启示。诵读是语言能力中最复杂的一项活动，读是眼一口一耳一脑的立体思维活动。诵读的独特功效即在于它能将一个静态的书面语系统通过活生生的、具有有机联系的动态诵读，“内化”在大脑之中，遇到机缘自动“外化”而出。

(二) 诵读教学法的概念与特点

诵读教学法是以诵读的方式来学习语言的一种自我感受、自我体验和自我欣赏的教学方法。通过嘹亮的声音把静态的文字念出来，把书面语言转化成动态的文字，在动眼、动口、动耳、动脑的过程中感悟语言声态，在强化表达能力的过程中理解文章，进而熟读成诵，最终声情并茂，以声传情。

首先，诵读要求出声朗读，可以正音、释义。语音就是靠读的方式来展示的，只有读出来才知道发音是否正确，声调是否适度。语义是在读的过程中领悟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朱熹说“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义也”。初读时不必求理解文义。

其次，诵读须模仿外国人的腔调，即声调的轻重缓急和抑扬顿挫，有助于理解作品的旨意和体会文章思想感情。①掌握节奏。文章的声音节奏是指声音的高低起伏、缓急断连、强弱长短等。利用声音的这些变化，就能形成各种朗读的节奏。诵读作品时注意节奏，就能准确理解和体会文章作者的思想感情。②控制语调。语调是指朗读时语句声调的升降变化。控制语调就是使语调升降变化适宜，恰当地表达文章的感情色彩。③运用停顿。停顿是朗读时句子当中、句子中间、层次之间和段落之间的间歇。正确掌握停顿的规律，把握停顿的技巧，是体会文章思想感情的表现。④定好重音。调节轻重音，可以表达好丰富的思想感情，帮助理解作品的旨意。¹⁸

戴季陶每日从报刊上选读社论和小说各一篇，就是体会不同文体的不同腔调。说理的文章大概只需论理地读，叙事叙情的文章最好还要“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¹⁹

第三，“熟读多读，两者皆属必要”，两者统合在诵读法中。细分之下，多读属于整体感知层面和积累层面的诵读，熟读属于感悟层面的诵读。整体感知层面的诵读，指章节结构、文体、文风的感知。积累层面的诵读，指积累可视可感的表象、积累语言、积累情感。感悟层面的诵读，要在初步感知的基础上，进而深化对内容的自我感受和体验领悟。朱子在《朱子语类》中强调熟读的重要性，“读书不贵多，只贵熟尔”、“大凡读书，须是熟读。读熟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戴季陶自述，熟读的日本近古文词，不满十册而已，但收效巨大。

¹⁸ 《语文教学论》，西北大学出版社，32-33页。

¹⁹ 叶圣陶著；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3》，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134页。

第四,心眼口耳并用,专注凝神,事半功倍。宋人郑侠在《教子孙读书》中谈到:“淡然虚而一,志虚则不分。眼见口即诵,耳识潜自闻。神焉默省记,口如味甘珍。一遍胜十遍,不令人艰辛。”²⁰诵读就是通过心、眼、口、耳并用,培养迅速进入全神贯注凝神聚气的学习状态。

五、结论

综上所述,诵读法是变外语学习为母语学习的教学法,是最好的培养语感的心眼口耳并用的动态教学法,“用外语直接思维”的境界就会悄然而至。诵读法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是将语言知识内化进而外化为外语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不断的发声诵读中逐渐形成语感,语感是一种自然、潜意识的表达习惯,语感一旦形成,就会达成听、说、读、写、译五项言语能力融会贯通自由无碍的境界。正如戴季陶所说的,诵读法“行之一年,忽然贯通,听说读作,均自由无碍”。他还一言道破“语言即音乐”,诵读蕴含了语言的音义情,“且所谓读者,必须将语调文情,从声音中刻意表出。其功用之妙,实非言语所能道。盖文字是一种极自然之艺术,而语言是极自然之音乐。无论韵文散文、雅语俗语,皆有其音节腔调,且极自然融合于文法词藻之中。所以稍具聪明之人,只须能熟读,便自己理解其文义。”他悲叹:“现代学校教学,太过轻视背诵,对于读文字声调一层,更完全视为腐败恶习而排斥之”,文末结论“盖口与耳,实重要过于目也”,充分肯定了诵读法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 [1] 戴季陶. 余之读书记[J]. 新亚细亚, 1933, 5(4):125-130.
- [2] 陈天锡. 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M].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7.
- [3] 戴季陶, 蒋百里著. 日本论 外一种[M].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4.
- [4] 叶圣陶. 叶圣陶教育文集[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 [5] 段云章编著. 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309-322.
- [6] 丁文楼主编. 双语教学与研究 第6辑[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618-620.
- [7] 张玉萍. 戴季陶与日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²⁰ 李彬源, 郭丹主编:《八闽家训读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年, 271页。